論語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書類	二函	三架	五號	四冊

い 46

二共四本

經 四拾九

WA 6
77
4上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安國曰陽貨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

豚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

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強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鷄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
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
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不入其國

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言瓠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謂下六事

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

羣孔安國曰君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邵南乎人而不為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淑女父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易俗非謂鍾鼓而已也子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窬壁窬窬牆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尚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也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

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奪朱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再言宰我出曰予之不女安則為之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夫三年之
為父母所懷抱也
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
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
無所據樂善生淫慈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苞氏曰好稱說人
上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塞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
智者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遜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隱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
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詳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家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詳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往者不可諫也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苞氏曰下下車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

五十二耦為耦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為士則從避世之法也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

已意而便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非己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孔安國曰吾自當與天下人同羣安能
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老丘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大而人小故也子
皆不與易之已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氏曰丈
人老者也蓧
什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包氏曰丈人不勤勞四
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
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未知所荅也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孔安國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若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苞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鼓方叔入于河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鞀武入于漢孔安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周公語魯公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凡廿四章 九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安國曰問

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范氏曰友ノ交當如子張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窮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也況問所未學達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孔氏曰言百工處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玄曰厲嚴正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王肅曰厲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矣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子游曰子夏之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苞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
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
曰噫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苞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猒倦故我門人
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君子之道焉可
言學當以次也
誣也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
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人耳也唯聖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傷性也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苞氏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

雖不善者不忍改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衛公孫朝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絶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欲絶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自見不知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莫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安國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舜改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

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

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末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有罪不敢赦

苞氏曰順大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已簡在天心也

朕躬有罪無以万方万方有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無以万方万方有罪我也万方有罪身之過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苞氏曰權稱也量斗斛也

興滅國繼絶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
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盡哀也重祭則得衆敬則有功
所以致敬也寛則
公則民說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
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子張問政於孔子
傳以示後世也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安國
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
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人也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豬戒而責日前成也視成也慢令致期
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
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數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齊於尚內惜
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46
WA 6
77
4 E